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六

判九十五
道



得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怒不許

二姓好合義有時絕三年生育恩不可遺鳳雖阻於和鳴烏豈忘於返哺旋觀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斷絃未續孔氏出母踈網將加誠鞠育之可思何患難之不救况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無情想若茲之歌且聞樂有其子念葛藟之義豈忍不庇于根難抑其辭請敦不匱

得辛氏夫遇盜而死遂求殺盜者而為之妻

或責其失貞行之節不伏

親以恩成有讎寧捨嫁則義絕雖報奚爲辛氏姑務雪寃靡思違禮勵釋憾之志將殄萑蒲蓄許嫁之心則乖松竹况居喪未卒改適無文苟失節於未亡雖復仇而何有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耻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無効尤於邾婦庶繼美於恭姜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則勤學以待命互有相非未知孰是

立已徇名則由進取脩身俟命寧在躁求智乎雖不失時仁者豈宜棄本屬科懸拔萃才選出群勤苦作辭乙不能也吹噓附勢丁亦耻之躁靜既殊性習遂

遠各從所好爾由徑而方行難強不能吾捨道而奚適觀得失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門誠應在命所宜勵志焉用趨時若棄以非葑失則自求諸已儻中其正鵠得亦不愧於人無尚苟求盍嘉自致

得丁冒名事發法司准法科罪節度使奏丁在官有美政請免罪授真以勸能者法司以亂法不許

宥則利淫誅則傷善失人猶可壞法實難丁僭濫爲心僂俛從事始假名而作僞咎則自貽終勵節而爲官政將何取節使以功惟補過請欲勸能憲司以仁不惠茲議難亂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見小善而必求材雖苟得踰大防而不禁弊將若何濟時不在於

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盍懲行詐勿許拜真

得乙上封請求不用赦大理云廢赦何以使人自新乙云數赦則姦生恐弊轉甚

刑乃天威赦惟王澤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宥過利淫倖門宜閉大理以盪邪除舊權道當行皆推濟國之誠未達隨時之義何則政包寬猛法有弛張習以生常則起為姦之弊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請思砭石之言兼詠蓼蕭之什數則不可無之亦難

得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景云哀情

所鍾

孝乃行先則當御恤子為親後安可危身景喪則未終老其將至懷荼蓼之慕誠合盡哀迨桑榆之光豈

宜致毀所以爰資肉食唯服麻縗况血氣之既衰老夫老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苟滅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孝因敘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得辛奉使遇昆弟之仇不鬪而過為友人責

辭云銜君命

居兄之仇避為不悌銜君之命鬪則非忠將滅私而奉公宜棄小而取大辛時惟奉使出乃遇讎斷手之痛不忘誠難共國飲冰之命未復安可害公節以忠全情由禮抑未失使臣之體何速諍友之規吏駢立言嘗聞之矣子夏有問而忘諸乎是謂盡忠于何致責

聞軍帥選將多用文儒士兵部詰其無武藝
帥云取其謀也

忘身死節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籌策而
可尚奚騎射之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選將以爲
彎弧學劍用無出於一夫悅禮敦詩道可弘於七德
功宜保大理貴從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戎
略之無取雖藝何爲况晉謀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
將舉在儒流豈惟我武惟揚誠亦斯文不墜元戎舉
德未爽能軍兵部執言恐爲辱國

得甲至華嶽廟不禱而過或非其違衆甲云

禱非禮也

嶽則配天自脩常事神靈福善安可苟求宜率道以

去邪豈從衆而失正甲志惟守義言乃合經以爲視
以三公實天子之所饗降其百福寧匹夫之可攘如
脩蘋藻之誠是用秕稗之禮况人之僭濫徒欲乞靈
而神實聰明豈敢淫祀非鬼是爲諂也黷神無乃吐
之旅於泰山古猶致誚禱于華嶽今豈不非諒正直
之難誣雖馨香而勿用將勸來者所宜救歟

得乙隱居徵辟不起子孫請以所辟官用蔭
所司不許

修身獨善寵則可驚制爵尊賢命其難廢形雖遺於
軒冕蔭宜及於子孫乙貞以自居辟而不起鶴書莫
顧雖忘卹後之心爵命已行寧闕賞延之典若使死
無用蔭生不及榮何成旌善之風且是廢君之命場

苗不食誠自絕於繫維葛藟有陰義難虧於燕翼請
優後嗣以獎外臣

得江南諸州送庸調四月至上都戶部科其

違限訴云冬月運路水淺故不及春至

賦納過時必先問罪淹卹有故亦可徵辭月既及於
正陽事宜歸於宰旅展如澤國蓋納地征歲有入貢
之程敢忘慎守川無負舟之力寧免稽遲苟利涉之
惟難雖愆期而必宥地官致詰虛月其憂江郡執言
後時可愍然恐事非靡監辭或憑虛請驗所屆公文
而後可遵令典

得景為縣令教人煮木為酪州司責其煩擾
辭云以備凶年

事不舉中有災寧救政或擾下雖惠何為景念在
時動非率法且煩人而不恤是昧烹鮮何歎歲以為
虞將勤者酪信作勞於無用豈為教之有方必也志
切救災道敦行古周官荒政自可擇其善者新室弊
法焉用尤而効之宜聽責言勿迷知過

得丁為郡守行縣見昆弟相訟者乃閉閣思
過或告其矯辭去欲使以田相讓也

化本自家政先為郡禮寧下庶宜寬不悌之刑訓在
知非是得長人之道况天倫不睦地訟攸與利方競
於膏腴恩難虧於骨肉教宜引古過貴自新雖閭閻
以閱墻有傷魯衛之政庶使愧而讓畔將同虞芮之
風苟無訟之可期則相容而何遠推田以讓爾誠謝

於孟光閑閣而思吾何慙於延壽宜嘉靜理勿謂矯
誣

得甲獻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扎有司詰之辭

貫革垂方則宜致詰相角失理亦可徵辭甲奠體以
成執簫而獻中規不撓六材雖則合三捨技有愆七
扎不能穿一宜恐傷人之甲不曰堅乎而非戴牛之
弓無自入也液信虧於巧者射遂爽於臧今周典足
徵彼自乖於三色楚君明試此無愧於二臣咎且有
歸責之非當

得乙有同門生喪親將往弔之其父怒而撻
之使遺縑而已或詰其故云交道之難

子道貴恭當從理命交游重義蓋卹哀情孝不在於
詭隨仁豈忘於惻隱乙父訓乖愛子道昧擇交况求
益之初無友不如已者及居喪之際凡人猶合救之
既罔念於一哀是不遵於父要苟知生而不弔雖贈
死以何爲舊館遇喪宣父尚宜出涕同門在戚王丹
未可忘情縱申遺帛之誠豈補贈藟之義肆一杖之
怒父兮既爽義方杜三諫之辭子也亦虧孝道宜哉
或詰允矣知言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水不通請築塞兩

河斗門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

斗門築塞無以供軍

川以利涉竭則壅稅水能潤下塞亦傷農將捨短以

從長宜去彼而取此汴河決能降雨流可通財引漕
運之千艘實資積水生稻梁於一漑亦藉餘波利旣
相妨用難兼濟節度使以軍儲務足思開竇而有年
轉運司以邦賦貴通恐負舟而無力辭雖執競理可
明徵壅四國之征其傷多矣專一方之利所獲幾何
贍軍雖望於秋成濟國難虧於日用利害斯見與奪
可知

得景爲宰秋雩刺史責其非時辭云旱甚若不雩恐爲災

居常授時政則行古恤人救弊道在從宜旱將害於
梁盛雩難拘於秋夏景象雷是職不雨其憂苟旱賤
之愆時虐旣太甚雖蓐收之戒序雩亦何傷異有聞

於鸛鳴庶無慮於狼顧馨香以感夕且望於月離稼
穡其傷時難遵於龍見雖事乖魯史而義合隨時製
錦執言是亦爲政褻帷致詰未可與權

得丁爲郡歲凶奏請賑給百姓制未下散之
本使科其專命丁云恐人困

臨邦匡乏情本由衷爲國救災美終歸上下分條出
守求瘼居心歲不順成人旣憂於二黼公有滯積戶
將餼於一鍾是輸濟衆之誠允叶分憂之政然以事
雖上請恩未下流稍違主守之文遽見職司之舉使
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郡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卹
貧振廩鄧攸雖見免官矯制發倉汲黯不聞獲罪請
宥自之過用旌共理之心

得戍兄爲妾所殺戍遇卒不殺之或責其不
捨則崇雖報爲傷義當斷友于之愛以遵王者之章
戍居兄之仇應執兵而不返辛殺人以義將傳刃而
攸難雖魯策垂文不可莫之報也而周官執禁安得
苟而行之將令怨是用希實在犯而不校揆子產之
誠損怨爲忠徵史駢之言益仇非智難從不弟之責
請聽有孚之辭

得甲爲將以簞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

節甲云推誠而已何必在醉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德之文
不專於醉甲寄分外闡令出中權九醞投河義由河

斷一瓢飲水惠在同靈儻師人之多寒恩逾挾纊如
戰士之載渴功倍望梅分少以表無頗和衆寧宜及
亂豈資滿腹所貴歸心少卿絕甘見稱漢代子反獨
醉實敗楚軍苟臧否之必由何古今之有異非其矯
節是知言

得乙有罪丁救以免乙不謝或責之乙云不

爲已

在公而行誠非爲已懷惠以謝則涉徇私彼既求仁
而得仁此宜以直而報直乙惟獲戾丁乃解紛以爲
非罪而拘冶長見稱於尼父直言以免叔向寧謝於
祁奚論恩則丘山不勝在道而江湖可忘况情非私
謁可以不愧于人義在公行實以無求於我合嘉遺

直勿聽責言

得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

喪則有哀見必存敬樂惟飾喜舉合從宜夫婦所貴同心吉凶固宜異道景室方在疚庭不徹懸鏗鏘無倦於鼓鍾好合有傷於琴瑟旣愆夫義是棄人喪儼麻縗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如賓之敬頗乖若往之哀斯瀆遂使唱和不應憂喜相干道路見縗猶聞必變隣里有殯亦爲不歌誠無惻隱之心宜受庸奴之責

得甲年七十餘有一子子請不從政所由云人戶減耗徭役繁多不可執禮而廢事

役且有辭信非懋力老而不養豈謂愛親戀若阻於

循咳怨必興於陟岵顧惟甲子及此丁年戶減事繁政宜勤於晝夜家貧親老養難闕於晨昏存子道而可矜雖王徭之宜免事聞諸禮情見乎辭天子敦風猶勸養其三老庶人從政亦何假於一夫况當孝理之朝難抑親人之請所由之執愚謂不然

得景於逆旅食噬腊遇毒而死其黨訟之主
人云買之有處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盡知命於喪予豈尤人於食我景秋蓬方轉朝薤欲晞旅次爰來將受殮而已生涯溘盡當終食之間且非祭地之疑自是逢天之戚永言其黨不察所由死且焉知徒云噬腊之毒買而有處請無寘董之嫌誠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幸

思恕物無妄罪人

得詔賜百寮資物甲獨以物委地而不拜有

司劾其不敬云本賦物故不敢拜

賜表主恩拜明臣禮苟臨事而不敬雖有辭而勿聽甲列在朝行頒其資物宜荷天而受賜何委地而如遺曾是茲賦誠可惡於清德今爲寵錫諒難拒於鴻私旣爲善而近名亦失恭而遠禮必也志疾貪冒節勵貞廉自當辭讓有儀豈得棄捐不拜况人不易物鍾離委珠而徒爲心苟無瑕伯夷飲泉而可爽宜許有司之効用懲不恪之辜

得乙爲大夫請致仕有司詰其未七十乙稱

羸病不任事

時制未及尚可俟朝疾疹所加固難陳力乙位叅食采志在懸車終以紀年桑榆之光未暮驗其羸病蒲柳之質先零旣稱量力而行所謂奉身以退雖髮未種種告老無乃速歟而心旣諄諄致政固其宜矣請高知止無強不能

得景爲縣官判事案成後自覺有失請舉牒

追改刺史不許欲科罪景云令式有文

政尚從寬過宜在宥苟昨非之自悟則夕改而可嘉景乃案察叅諸簿領當推案務劇詎免毫釐之差屬褻帷政苛不容筆削之改誤而不隱悔亦可追縣無罔上之姦州有刻下之虐先迷後覺判事雖不三思苟有必知牒舉明無二過揆人情而可恕徵國令而

有文將欲痛繩恐非直筆

得甲替乙為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

發制書勘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

主之禮科罪不伏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苟未會合敢忘戒嚴乙奉中權
甲承後命推輪相代言赴及瓜之期裏甲自防猶軫
前茅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
衛如何徹警所宜慮遠安可徇私闕於將迎雖垂主
禮究其守備是叶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指

得鄉老不輸本戶租稅所司詰之辭云年八
十餘歲有頒賜請預折輸納所司以無例

不許

丹制既登誠宜加惠歲賦不入何以奉公苟布常而
是違雖移用而不可鄉老年叅耆耄名繫版圖天賜
水頒且有躁求之請地征合納非無苟免之心曾是
徇私固難違例况時逢恤老節合勤王尚齒肆筵我
歲敦於善養食毛入賦爾奚忘於樂輸受賜任待於
時頒量入難虧於歲杪不從妄請誠謂職司

得乙女將嫁於丁既納幣而乙悔丁訴之云

未立婚書

女也有行義不可廢父兮無信訟所由生雖必告而
是遵豈約言之可爽乙將求佳婿曾不良圖入幣之
儀既從五兩御輪之禮未及三周遂違在耳之言欲
阻齊眉之請况卜鳳以求士且靡咎言何真鴈而從

人有垂宿諾婚書未立徒引以爲辭財已交亦悔而無及請從玉潤之訴無過天之時

得景請與丁卜丁云死生付天不付君也遂不下或非之

聖人建易雖用稽疑君子樂天固宜知命苟吉凶之固僭何中否之足詢丁執心不回出言有中爾考前知之兆誠足決疑善從昆命之文必先蔽志以爲禍福由已休咎則繫於慎行生死付天脩短乃存乎陰陽當脫身於木鴈寧問命於蓍龜言既中倫理亦窮性况詹尹釋策有問焉知闔廡立言不疑何卜不從握粟是謂忘筮

得耆老稱甲多智縣司舉以理人或云多智

賊也未知合用否

道雖棄智政且使能苟養之以恬則用之不惑甲稱予智縣舉爾知時老者之審才得賢斯美何或人之懵理爲賊是虞誠蔽蕩之無聞庶利仁之可取然以智殊小大用有否臧識若限於挈瓶或當害物道能弘於樂水何爽理人請審兩端方從一見

得乙爲邊將虜至若涉無人之地監軍責其無勇略辭云內無糗糧外無犄角

封疆貴安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圍則速卽爾刑乙登以將壇鎮于邊壘誠可戒嚴走集罔有敵于我師何乃啓納寇戎若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略信貽失律之凶拳勇茂闡罪戾誰執如或寇強師老食絕城

孤期盡敵而還且勤於堅守苟知難而退猶愈於覆
亡宜矜犄角之辭難議建牙之罪

得景追柑子過期壞損所由科之稱於浙江
陽子江口各阻風五日

進獻失期罪難逃責稽留有說理可原情景乃行人
奉茲錫貢薦及時之果誠宜無失其程阻連日之風
安得不愆于素覽所由之語聽使者之辭既異違寧
難科淹恤限滄波於于役匪我愆期敗朱實於厥苞
非予有咎捨之可也誰曰不然

得丁喪所知於野張帷而哭鄰人詰云夫子
惡野哭者

死喪有別哭泣從宜情或異於親疎禮則殊於內外

丁義勤交道動循容止未忘半面嘗同傾蓋之歡永
念重泉遂展張帷之哭雖聲非有慟而分止所知未
乖夫子之言何致鄰人之詰如或肆號吽於路左物
或惡之今則具威儀於野中禮無違者允符前志奚
卹斯言

得甲妻於姑前叱狗甲怒而出之訴稱非七
出甲云不敬

細行有虧信乖婦順小過不忍豈謂夫和甲孝務恪
恭義輕好合饋豚明順未聞爽於聽從叱狗愆儀盍
勿庸於疾怨雖怡聲而是昧我則有尤若失口而不
容人誰無過雖敬君長之母宜還王吉之妻

得乙為軍秣夜進軍諸將不發欲罪之辭云

不見月章

表旗示信戎政貴名在九章而或乖雖三令而惟反
乙是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之辭無聞月捷用潛
師之計方事實征徒欲董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况
將經武必在昭文夜號未申有虞固宜不進月章莫
舉毀瀆自可當辜訴非失辭責乃當罪

得景嫁殤鄰人告違禁景不伏

生而異族死豈同歸且非合祔之儀爰抵嫁殤之禁
景天婚是恤窀穸斯乖以處子之薨華遷他人之蒿
里曾靡卜於鳴鳳各異室家胡為相以青烏欲同宅
兆徒念幼年無偶豈宜長夜有行况生死寧殊男女
貴別縱近傾筐之歲且未從人雖有遊岱之魂焉能

事鬼既違國禁是亂人倫請徵媒氏之文無抑鄰人
之告

得丁陳計請輕過移諸甲兵省司以敗法不
許丁云宥罪濟時行古之道何故不可

軍興事亟則務益兵時泰教成固難敗法丁志崇陳
計識昧相時當兵戢之朝詎資凶器在刑行之日寧
利幸人是廢國章欲崇軍實禍關黷武弊起惠姦宥
罪未若慎行濟軍不如經國况王霸道異古今伐變
小哉管氏之器曾是行權哿矣省司之言孰非經久
得失斯在用捨可知

得甲在獄病久請將妻入侍法曹不許訴稱
三品以上散官

獄雖慎守病則哀矜苟或無瘳如何罔詔甲罪抵刑
憲身從幽繫憂能成疾膏肓之上未痊危則思親縲
綫之中有請勢窮搖尾念切齊眉卧或十旬既軫彌
留之懼官惟三品宜從侍執之辭敢請法曹式遵令
典

得乙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皆
信或謂之妖不伏

上稟天性旁通物情是謂生知孰云行怪况形雖異
類心則同歸四鳥分飛聽音既稱有信三犧皆用聞
鳴豈可爲妖且叶前言殊非左道爾惟不講我則有
辭揆以周官業將同於夷隸詳夫魯史責不及於葛
盧獸語可徵人言奚恤

得丁母乙妻俱爲命婦每朝參丁母云母尊
婦卑請在婦上乙妻云夫官高不合在下
未知孰是

肅恭成德卑則敬尊著定辨儀賤無加貴眷彼母妻
之品視其夫子之官敬將展於君前禮且殊於門內
閨闈垂訓長幼雖合有倫朝廷正名等列豈宜無別
婦道雖云守順國章未可易班母則失言妻唯得禮
且子兮位下尚欲宗予而夫也官崇如何卑我請依
序守無使名愆

得景請預駙馬所司糾云景庶子也且違格
令欲科家長罪不伏

冒婚傲倖既抵官刑罔上失忠亦虧臣節在幼賤而

不禁豈尊長之無辜屬下嫁王姬旁求都尉選吹簫
之匹雖則未獲貞人預傅粉之郎豈可濫收庶子况
姻連天族榮冠人倫嗣既異於承祧禮難當於釐降
掩藏庶孽唯慮其不諧貪冒寵榮詎思於有罪豈非
或益而損曾是欲蓋而彰國章寧捨於面欺家長宜
從於首坐

得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
所由以犯禁不聽

趨朝有時則當蚤作防姦以法寧縱晨行雖夙夜之
自公豈警巡之可犯甲陳力是念相特斯昧方鳴三
鼓知行夜之猶嚴未闢九門信將朝而尚早趨進合
遵於辨色夙興宜同其啓明既爽時然後行必是動
而有悔非亞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侯朝胡
不而假寐宜遵街禁用表司存

得郡舉乙清高廉使以爲通介無常罪舉不
當郡稱往通今介時人無常乙有常也

退藏守道自合銷聲待用濟時則難背俗乙行藏未
達通介不常若德至而無稱固當滅跡旣名彰而見
舉誠合隨時徒立身以清高且於物而凝滯無固無
必盡守宣尼之言獨清獨醒信貽漁父之誚兼濟豈
資於絕俗全真未爽於同塵宜從不當之科俾慎無
常之舉

得景於私家陳鐘磬鄰人告其僭云無故不

徹懸

器不假人易而生亂樂惟節事過則有刑禮既異於古今法且禁其鐘磬景苟求飾喜罔念速尤竊筍簞以陳樂由奢失僭金石而奏罪以聲聞雅當犯貴之辜難許徹懸之訴然恐賜同魏絳僭異于奚且彰北闕之恩何爽南鄰之擊是殊國禁無告家藏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所司不許辭云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邑號旌賢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丁氏恩降閨門罪罹邦憲寵非他致旣因表以勲賢咎雖自貽亦可免於刑戮若不從其寬典則何貴於虛封漢卹緹縈猶聞贖父齊分石豈不庇身宜聽輯矣之辭難奪贖兮之請

得景與乙同賈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貪辭云知我貪也

仁無貪貨義有通財在潔身而雖乖於知己而則可景乙竒羸何業氣類相求競以錐刀始聞小人喻利推其貨賄終見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貧富必類自當興讓立廉今則有無相懸固合損多益寡是爲徇義豈曰竭忠受粟益親孔氏用敦吾道分財損已叔牙嘗謂我貧無畏人言俾彰交態

得景夜越關爲吏所執辭云有追捕

設以關防辯其出入旣慎守而無怠豈僞遊而能過景勤恪居懷夙夜奔命以謂寇攘事切宜早圖之罔思呵察戒嚴不可踰也崔蒲乃司敗小事襟帶實國

家大防仰老氏之文雖知善閉稽周公之制尚曰不
征責已具於有司理難辭於靡鹽盍從致詰無信飾
非

得乙以庶男冒婚丁女事發離之丁理饋賀
衣物請以所下聘財折之不伏

婚以匹成嫡庶宜別訟由情察曲直可知將令人有
所懲必在幣之不及隱其庶孽冒乃婚姻情以矯誣
始聞好合事斯彰露旋見此離既生非偶之嫌遂起
納徵之訟詞多執競理有適歸乙則隱欺在法而聘
財宜没丁非罔冒原情而饋禮可追是非足明取與
斯在

得乙在田妻餉不至路逢父告飢以餉饋之

乙怒遂出妻妻不伏

象彼坤儀妻惟守順根乎天性父則本恩饌宜進於
先生饁可輟於田畷夫也望深饁彼方期相敬如賓
父兮念切囂然旋聞受哺於子義雖垂於齊體孝則
見於因心盍喜陟岵之仁翻肆送畿之怒孰親是念
難忘父一之言不爽可徵無效士二其行犬馬猶能
有養爾豈無聞鳳凰欲阻于飛吾將不取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六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七
得丁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為
限約或責其越職論事不伏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七

判
十五道

得丁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為
限約或責其越職論事不伏

品秩異倫臧獲有數苟踰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
程惡夫過制爰陳誠於白奏俾知禁於素封將使豪
富之徒資雖積於鉅萬僮僕之限數無踰於指千抑
淫義叶於隋時革弊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乃失
辭若守職以越思則為出位將盡忠於陳計難伏嘉
言楚既失之鄭有辭矣

得甲為邠州刺史正月令人脩耒耜廉使責
其失農候訴云土地寒

教有權節業無易宜地苟異於寒溫農則殊於早晚
甲分憂率職從俗勉人天時有常農宜先定地氣不
類寒則晚成雖愆揉木之時未建把草之候正惟廉
使何昧遺風縱稼器之已脩先成焉用苟土膏之不
起欲速何為誠宜嘉乃辨方豈可詰其行古循諸周
禮脩耒雖在於季冬訓此幽人于耜耒乖於正月責
則迂也訴之宜哉

得乙掌宿息井樹客至不誅相翔者御史糾
之辭云罪在守塗之人

姦或不誅吏將焉用苟欲科其官失必先辨以司存
乙慎守無聞庀徒有意嘉賓戾止誠宜慮以相翔暴
客聿來固合擒而勿佚既隳官禁是縱公行且戒事

之前不由嚴於聚擻慢官之後欲移過於守塗誠乖
率屬之方宜甘責帥之罰然以官雖聯事等列或殊
罪不同科重輕宜別比夫所屬請以異論

得景為私客擅入館驛欲科罪辭云雖入未
供

傳舍是崇使車攸處將供行李必辨公私何彼客遊
欲從公食豈無逆旅宜受饋於盤飧既匪使臣何苟
求於館穀信饗餐而是啓寧僭濫之可容同周官之
廬入宜銜命非鄭氏之驛置豈延賓法既自干咎將
誰任然則不應入而妄入刑固難逃而已供與未供
罪宜有別請從減降度叶科條

得洛水暴漲決破中橋往來不通人訴其弊

河南府云雨水猶漲未可脩橋縱苟施功
水來還破請待水定人又有辭

大水爲災中橋其壞車徒未濟誠有阻於往來脩造
從宜亦相時之可否顧茲浩浩阻彼憧憧人訥川梁
不通壅而爲弊府慮水沴葦至毀必重勞苟後患之
不圖則前功之盡棄將思濟衆固合俟時徵啓塞之
文雖必葺於一日防懷襄之害未可應乎七星無取
人辭請依府見

得景爲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
人臣之節不伏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况握中權之要當絕外交之嫌
景受命建才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

在公訓旅貴信失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
吾將安仰况兵惟尚詐人不易知同饋醪而無他推
誠猶可苟流毒而不察雖悔寧追無謀既昧三思不
伏恐涉貳過勿疑以飲徒徇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
墜宣尼之訓是違師律難償鄰言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
劾訴稱曾受祭戟之賜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軍或別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
理分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獄之柄
受祭於漢儀既有命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
之能政奚執簡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營畏予不敢
今則分部而賜戟無我有違宜從魏絳之威勿議秦

彭之罪

得甲告老請立長爲嗣長辭云不能請讓其弟或詰之云弟好仁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建善則理其如亂嗣不祥甲告老於朝立子爲後雖急難自舉必有可觀者焉而長幼以倫無所苟而已矣况欲正其爵位豈宜越以鴈行于弟克恭厥兄徒見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父盖從立長之言無忌雖欲傳家季扎終當棄室諒可致詰罔聽不能

得甲出妻妻訴云無失婦道乙云父母不悅則出何必有過

孝養父母有命必從禮事舅姑不悅則出乙親存爲子年壯有妻兆啓和鳴授室之儀雖備德非柔淑宜家之道則乖若無爽於聽從曷見尤於譴怒信傷婉婉理合此離且聞莫慰母心則宜去矣何必有虧婦道然後棄之未息游詞請稽往事姜詩出婦盖爲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大過明徵斯在薄訴何爲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弟不忍除也

喪雖寧戚禮宜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景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興鮮兄之歎情旣鍾於孔懷及居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况儀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爲苟在禮而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

之辭

得丁陷賊庭守道不仕賊帥逼之辭云堯舜
在上下有巢許遂免所司欲旌其節大理
執不許

臣節貴忠國經懋賞宜遵善道難廢彝章丁陷在賊
庭強其祿仕敦在三之義因時難而名聞守無二之
忠經歲寒而節見逼夷齊以周粟引巢許於唐臣身
以道存情非利動所當厚獎何乃深疑且人無不臣
之心所謂順也邗有惟重之典其可廢乎從亂則必
論辜守道豈無旌善野哉大理信乃執迷展矣所司
誠為勸沮

得景為大夫有喪丁為士而特弔或責之下

伏

官有常尊禮無不敬位若殊於等列弔則異其節文
景為大夫丁乃元士居喪而哭合遵朝夕之期特弔
以行奚越尊卑之序既垂前典乃速斯言且禮貴明
徵位宜慎守俟非其事信于食菜之榮儀失其宜徒
展贈蒞之意是曰無上將何以觀

得吏部選人入試請繼燭以盡精思有司許
之及考其書判善惡與不繼燭同有司欲
不許未知可否

旁求俊造迨將筮仕歷試文辭俾從卜夜苟狂簡而
無取宜確執而勿聽萃彼群才登于會府惟賢是急
慮失寶於握珠有命則從許借光於秉燭及乎考覈

罕有菁英屬辭既謝於揀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
百鍊之後思苦彌精何意一場之中心勞逾拙曷如
早已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從所請

得乙貴達有故人至坐於堂下進以僕妾之
食或謂之乙曰恐以小利而忘大名故辱
而激之也

貴賤苟合曾是汎文窮達相致乃爲執友乙既登貴
任爰有故人以爲念舊追歡知己之心未至行權勵
節成人之美則多不登夫子之堂乃進僕人之食苟
推誠而相激雖屈辱以何傷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
子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君是勉後圖且符往
行如或識纔半面契未同心雖發憤以達人必取怨

於謗已以斯致諂亦謂合宜

得景領縣府無蓄廩無儲鄉詰其慢職景

云王者富人藏於下故也

賦歛異名君臣殊政藏諸百姓在下者而則然虛我
千倉於職司而不可景置茲國用豐彼家財人不誅
求誠爲寬政府無儲蓄寧匪慢官况今征稅有常公
私兼濟苟能取之以道則下自樂輸何必藏之於人
使上將乏用既爽奉公之節宜甘掠美之科固縱縣
辭請依郡詰

得丁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云主人

食我以禮故飽

飲食以陳庶無求飽齊衰可恤仁豈忘情丁靡念人

喪故求主禮過加遽之膳誠可療飢對泣血之哀亦
宜忘味既念吉蠲之饕是忘惻隱之心况春於其鄰
相猶違禮而食於其側飽亦非仁徒嘉施氏之儀月
昧宣尼之教勿思變色當顧戚容

得甲爲獄吏囚走限內他人獲之甲請免罪
園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已誠曰慢官獲則因人
其何補過相維彼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傲于姜里
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爲曾是慢常而致
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於他人自是踈網無漏失其
所職豈可出匣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於罰

得乙川游所由禁之云有故要渡

示衆知防必修水禁救人鮮死無縱川游乙行險不

思憑河無悔慕吕梁之術習於浮水違周官之令忌
彼危身將不弔而是虞雖有故而宜禁忌子產喻政
爾則狎而翫之引仲尼格言吾恐蹈而死者既殊利
涉當戒善游未可加刑且宜知懼

得景爲將每軍休止不繕營部監軍使劾其

無備辭云有警軍陣必成何必勞苦

將苟有謀勞而後逸師不用律臧亦爲凶况未靖方
隅尚勤征伐卽戎推轂旣崇四七之名臨敵屯營何
乖什伍之列是使人慢孰謂戎昭薄威雖欲恤勞徹
警恐爲懈怠且有嚴有翼猶奪先人之心不備不虞
寧救長蛇之尾必也權能制勝謀必出奇亦待臨事
有成然後斯言可信監軍之劾舉未失中彼景之辭



原件短缺

P 8

可乃已

得丁乘車有醉吐車茵者丁不科而吏詩罪之丁不許

鬻寬克仁所謂易事不知不愠是曰難能况乎醉起問嘔盈車上小人沉酒自貽誚於彼昏君子含弘乃忘有於斯怒宥過所宜無大知非庶使有慙未垂觀過之仁雅叶諦思之義且恕當及物察貴用情絕纓繼淫醉而猶捨吐茵及亂誤豈不容無從下吏之規庶前賢之美

得甲牛觝乙馬死請償馬價甲云在放牧處相觝請陪半價乙不伏

馬牛于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徵在故誤而宜別周親是稱工者方耻役以事上且思祿在其中有慕九流雖欲自遷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難違甲令之文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拔俗行茂出群豈唯限以常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議誰曰不然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云父死王事合與正官同

官分正贈蔭別品階如酬死繼之勲則厚賞延之寵追思之父勸乃臣節捐軀致命尚克底定爾功繼代勸能豈忘勤卹我後椒柳既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且忘身優宜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階今則死衛國家叙蔭所宜同正庶旌義烈用叶條章得景爲錄事叅軍刺史有違法事景封狀奏

聞或責其失事長之道景云不敢不忠於國

守位居常小宜事大持法舉正卑可糾尊景名署外臺身由中立直而自守郡郵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將之邇無隱且六條枉撓百事滋昏苟不提綱是為漏網雖舉違犯上虧敬長之小心而陳奏盡忠得事君之大節既非下訕難抑上聞

得丁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丁訴云非密事請當本罪

君命是專刑其無小王者非密罪則從輕丁乃攸司屬當行下不慎厥德擅發如綸之言自災于身難求踈網之漏然則法通加減罪有重輕必也志在私行

唯當專達之責如或事關樞密則科漏洩之辜請驗跡於紫泥方定刑於丹筆

得甲為所由稽緩制書法直斷合徒一年訴云違未經十日

王命急宣行無停晷制書稽緩罪有常刑將欲正其科繩必先揆以時日甲憚位敗度慢令速尤蓄怠棄之心既虧臣節壅駿奔之命自犯國章然則審時勾稽考程定罪法直以役當期月所由以違未浹辰將計年以斷徒恐乖閱實請據日而加等庶叶公平是曰由文俾乎息訟

得乙盜買印用法直斷以偽造論訴云所由盜賣因買用之請減等

賄以公行印惟盜用罪之大者法可逃乎伊人無良
同惡相濟所由既敗官爲墨予取予求彼乙乃竊器
成姦不畏不入潛謀斯露竊弄難容猶執薄言將求
末減用因於買比自作而雖殊情本於奸與僞造而
何異以茲降等誠恐利滯

得有聖水出飲者日千數或謂僞言不能愈
疾且恐爭鬪請禁塞之百姓云病者所資
請從人欲

執禁之要在乎去邪爲政之先必也無訟恣彼泉水
流于道周飲瓢之人孔多茂聞病間濫觴之源不足
必起爭端訟所由生欲不可縱上善未能利物左道
足以感人且稽以祥符徵之時事地不藏寶當今自
出醴泉天之愛人從古未聞聖水無聽虛誕之說請
塞訛僞之源

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爲郡守所辟稱是巫
家不當選吏功曹按其詭詐景不伏

鳴鶴處陰聲聞于外玄豹隱霧樂在其中此將適於
退藏彼何強之維繫景業敦道行志薄宦情太守以
舉爾所知將申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顧弓
旌之招懼俗吏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冀其言遜獲
免翻以行詐論辜况商洛拂衣漢且求之不得潁川
洗耳堯亦存而勿論天子尚不違情功曹如何按罪
得丁爲刺史見冬涉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
察使責其不順時脩橋以徼小惠丁云恤

津梁不脩何以爲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職是崇
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徇鄭相之名
濟人於大水志雖卹下道昧叶中與其熊軾涉川小
惠未遍曷若虹橋通路大道甚夷啓塞旣闕於日脩
揭厲徒哀其冬涉事關失政情近沽名宜科十月不
成庶辨二天無政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謂其父子不相隱甲云

大義滅親

法許原親慈通隱惡俾恩流于下亦直在其中甲忝
齒人倫忍傷天性義方失教曾莫愧於父頑攘竊成
姦尚不爲其子隱道旣虧於庭訓禮之闕於家肥且
情比樂羊可謂不慈傷教况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
親是不及情所宜致誚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爲省司所詰申
稱群萃之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惟賢是求何賤之有况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
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
安得棄其翹楚誠其惡於稗敗諒難捨其茂異揀金
於砂礫豈爲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
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况乎識度冠時
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
足徵可常科而是限州申有據省詰非宜

得乙充選人職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代

試者同罪訴云實不知情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偽而心拙必代斲而手傷
乙情非容姦行乖周慎將如吾面遂充識以不疑未
見子心果代試而有悔既彰聞而貽戚乃連坐以論
辜察情諒不同謀結罪誠應異罰法無攸赦選者當
准格論人不易知職官所宜情恕削奪恐爲過當貶
降庶叶決平

得甲與乙爵位同甲以齒長請居乙上乙以
皇宗不伏在甲下有司不能斷

庠序辨儀則先長長朝廷列位必尚親親惟彼周行
是名同位德非心競禮失肩隨甲以桑榆年高何以
卑我乙以葛藟族貴奚獨後予各興爭長之辭遂昧
宜守親疎之序

得選用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騫恐
難責實

聲雖非實善豈無名不可苟求亦難盡棄屬時當側
席任重掄材恐得士於聲華懼誘人於奔競若馳騫
而方取慮非歲貢之賢如寂寥而後求恐失日彰之
善將期揆實必在研精但取捨不私是開乎公道則
吹噓無益自閉其倖門名勿論於有無鑒自精於舉
措

得太學博士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非訓

導之本不許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群在致方而和衆况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圓鑿以方柄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翮司業以訓導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合教之未墜盖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微則戴氏之典在將勸學者所宜躱之

得甲居家被妻歐笞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三年妻訴云非夫告不伏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斯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杖所加辱於女子之手作威信傷於婦道不告未爽爲夫和招訟於鄰誠愧罄聞于外斷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雖昧家肥難從縣見

得乙居家理廉使舉請授官吏部以無出身不許使執云行成於內可移於官

調選正名誠宜守序敷永懋德安可拘文乙積行於中閤彰于外廉使以道敦知己欲致我於青雲天官以限在出身將棄予於白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瑣瑣之材則循舊格刈翹翹之楚寧守常科幸當側席之求無惑刻舟之執况自家刑國移孝入忠旣聞道不虛行足見舉非失德所宜堅決無至深疑

得景定婚訖未成而女家改嫁不還財景訴之女家云無故三年不成

義敦好合禮重親迎苟定婚而不成雖改嫁而無罪
景謀將著代禮及問名二姓有行已卜和鳴之兆三
年無故竟愆嬾婉之期桃李恐失於當年榛栗遂移
於他族既聞改適乃訴納徵揆情而嘉禮自虧在法
而聘財不返女兮不爽未乖九十之儀夫也無良可
謂二三其德去禮逾遠責人斯難

得丁爲大夫與管庫士爲友或非之云非交
利也

見賢不稱且虧事上之節非義苟合則涉黷下之嫌
丁貴乃立家友其管庫不思進善徒務降尊若接而
或非自貽交利之責儻知而不舉則速蔽賢之尤旣
未覈於是非故欲紊乎貴賤况公叔薦士家臣尚見

同升雖文子好能管庫不聞爲友信乖慎守宜及或
非

得四軍帥令禁兵於禁街中種田御史劾以
無勅文辭云因循歲久且有利於軍

爲國勸農田疇有制示人知禁衢路攸先瞻彼三農
藝斯五稼且町疇是務豈是瞻軍雖轍迹不加未爲
曠土輦轂必資於平易康莊難縱以荒蕪務有畔之
農秋成而利亦蓋寡侵如砥之道歲久而弊則滋多
請論環衛之非式表鐵冠之効

得甲爲郡守部下漁色御史將責之辭云未
授官已前納采

諸侯不下用戒淫風君子好求未乖婚義甲旣榮爲

郡且念宜家禮未及於結褵責已加於執憲求娶於本部之內雖處嫌疑定婚於授官之前未爲縱欲况禮先納采足明嫵婉之求聘則爲妻殊非強暴之政宜聽隼旗之訴難科漁色之辜

得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

同

桑梓攸重必在恪恭官品斯同則宜抗禮乙班榮是踐威重可觀况衣錦還鄉已崇三品之秩雖剖符臨郡應無再拜之儀豈以州里版圖而紊邦家典制如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且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旣不愆素何恤或非

得景爲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狼

鮮或不給旣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景獸人斯掌禽獸罔供當路可求曾不思於橐尾充庖爲用遂有關於充腸旣愆冬獻之期難償西鄰之責載詳地產重振國章薦必以時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子勿謂其秦無縱口給之不慙在面欺而無捨

得景負丁財物丁不告官強取財物過本數

縣司以數外賦論之不伏

人縱於貪動而生悔物非其道取則有賊丁放利欲贏晷通債未償懷不忌而強取姑務豐財逞無厭之過求豈非贖貨情難容於強暴法必禁以奪攘以交易而求多尚宜准盜在倍稱而過數孰謂非賊若以律論當從縣斷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格不許乙云有故不伏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司而宜舉乙舊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纂彼前修相承以一子何乃廢其後嗣自棄於十年歲月既已滋深公侯固難必復然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安則宜奪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析理

得丁爲士葬其父用大夫禮或貴其僭辭云從死者

禮惟辨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丁慶加一命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如荼之痛吉從遠日方追食菜之榮旣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曾元易簣正位於大夫殊晏嬰遺車見非於君子未爽慎終之義允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當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爲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爲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爲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况孝在慎終有同翹顙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七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八

碑志序記表讚論衡書凡十首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
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為性發為志散為文粹
勝靈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
者其文蔚溫雅淵疏朗麗利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
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
姓元名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
京亞尹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
述銘記書碣讚序七十五摠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
卷長慶三年冬疾彌篤將啓手無他語語其子途云

吾不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
爲之序無恨矣既而途奉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
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
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往復奔命不啻萬里
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託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
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閱篋裘睹居敬所著文
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丁諷讀憐惻久之恍然
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
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
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
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
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

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
人父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
故不序時寶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
北齋東牖下作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贊皇縣君李氏趙郡高邑人也六代祖素立安
南都護五代祖休烈趙州刺史高祖諱至遠天官侍
郎曾祖畬國子司業祖諱承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
考諱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贈戶部尚書夫人諱娥
相國長女也適河東裴君克諒今爲海州刺史一子
曰鐵左衛騎曹參軍一女適隴西李遂遂爲壽州錄
事參軍由此而上得於國史家諱云夫人爲相門女

邦君妻不以華貴驕人能用恭儉克已撫下若子敬夫如賓衣食之餘傍給五服親族之飢寒者又有餘散霑先代僕使之老病者又有餘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澣衣菲食服勤禮法禮法之外諷釋典持真言棲心空門等觀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適捐館之夕恬然如歸寶曆三年三月一日疾終于海州官第其歲十一月十四日歸柩于某所先塋年五十有四夫人之從裴君也歷官九任凡三十一年族睦家肥輔佐之力也由此而上得於裴君狀云夫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噫李氏之世祿世德有所從來矧相國端方廉雅孝友忠肅自從事彭城登庸宰府不以夷險而遷其道宜乎居極位享名賢也夫人敬恭

勤儉柔順慈惠自女於室婦於家不以初終而怠其行宜乎啓封邑光德門也裴君修文達政潔已愛人自佐邑從軍連牧二郡不以寒暑而易其心宜乎荷百祿號良二千石也嗚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夫不稱是妻斯所謂類以相從合而具美者也論譔表誌其可闕乎銘曰

高邑之祥降於李氏相門之慶鍾于女子女子有行歸我裴君君亦良士宜賢夫人夫人雖歿風躅具存勒名泉戶作範閨門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

二十二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崗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于奉先寺祔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繫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巖旣則戒學四分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舍百法經根論枝罔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脩定與慧相養蓄爲通粹揭爲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大德位蒞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復祖業若貴賤若賢愚若小大中乘人游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

會海於戲非夫動爲儀言爲法心爲道場則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此耶同學大德繼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常賁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刻旣成將師理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爲記記旣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爲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闡維不塔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華嚴經社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峯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歡喜發願願於白黑衆中勸十萬人轉華嚴

經一部十萬人又勸千人人誦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衆大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齊之以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齋每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顧我來世生華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置良田十頃歲取其利永給齋用予前牧杭州時聞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見操成是功操自詣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待盡恐社與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爲記誠俾無廢墜予即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况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終不壞滅况十二部經

常出於千人口乎况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財施之名數則列于別碑斯石之文但叙見願集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旣醉於

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取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誅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吳興靈鶴贊

事具黃錄齋記中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緱山不廻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天無微颺地無纖埃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三百六十

拂壇徘徊上昭玄既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

錢塘湖石記

錢塘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廻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窳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湏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湏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州圖經云湖水溉田五百餘頃謂係田也自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餘頃也

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湖放湖入河從河入
田准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
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
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晚或不足即更決
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雖非澆田時若官河乾
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
立通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
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菱芡失其利且魚龍
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芡與稻粱之利孰多斷可知矣
又云放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
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
泉用有餘况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云井無水謬矣
其郭中六井李泌和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

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埋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
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湖淺則
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
利私田其石函南窺并諸小窺闢非澆田時並須封
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
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
預爲之防其窺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
洩之又不敢兼於石函南窺洩之防堤潰也大約水
去石函
口一尺爲限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
過此須泄之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於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
言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
軍事守蘇州刺史臣以某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
五日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祗命荷恩
以感以懼臣某誠歡誠幸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
嗣膺曆數重造寰區將至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
勤卹黎元實陛下慎選惟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
臣以微陋早忝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爲杭州刺史
幸免敗闕實無政能已蒙寵榮入改官相今奉恩寄
又分郡符獎飾具載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况當
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爲大兵數不少稅
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
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合當任使然旣奉成命

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苦節唯詔條是守唯
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涵
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微臣或希報政
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答無任慙惶
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三教論衡

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
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

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
賜紫引駕沙門義林太清宮賜紫道

士楊
弘元

序

卷之二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
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
飽知此義伏計聖聽飫聞此談臣故略而不言唯序
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
十四葉太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
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
足引諭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
修已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
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
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
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
大衆中能師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然臣稽
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旣來敢不響答

僧問

義林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爲四
科何者爲六義其名與數請爲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
要者分爲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
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
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
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

數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義今合辨明請以法師
本教佛法中比方卽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卽如毛詩
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
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
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
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蜜六波羅
蜜者卽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羸提波羅蜜毗梨耶波
羅蜜禪定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以唐言譯之卽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
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卽迦
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波
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
難

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
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爲何如
更有所疑卽請重難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
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於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
於一時之事耳請爲始終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
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
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
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

之教其次則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
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
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
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
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
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
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
闕耳因一時之闕為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又可無疑
矣

問僧

儒書與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

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
高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
如入得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

言要旨

僧答
不錄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
所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脩何智
力得此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

僧答
不錄

問道士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廻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
我大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黃鼎
足列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啓迪皇情道門揚弘元

法師道心精微真學奧祕為仙列主首與儒爭衡居
易竊覽道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冀垂發蒙

問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嘗聞此語未
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略

道士答
不錄

難

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略則聞命矣敢
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為此
經誰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為指陳

道士答
不錄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
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
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
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
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即請更難

難

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
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
敬者何人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
謂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

敬二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卽千萬人悅何以明之設如人有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卽禮也禮卽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惟三教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敷之次多自叙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

聰不敢自叙謹退

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母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洲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裴藏濟度暹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

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
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
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林
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
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
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寔荒靈境寂寥
罕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
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不到者
也太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
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
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
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
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
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
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
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
而化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
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爲禪院記云
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日樂天又垂
文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脩香山寺記

洛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
香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僧暴露士君
子惜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頃予爲庶

子賓客分司東都時性好閒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
每至茲寺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為山
水主是償初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
噫予早與故元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
因果之際去年秋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
氏之老狀其臧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
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
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廻施
茲寺因請悲知僧清間主張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
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所連橋廊七間次至
石樓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龕大屋十一間次南賓
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壘墮覆漏朽

墁之功必精楮聖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
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為導師化城於是龕像無燥濕
侈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遊者得息肩觀者
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
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
然如釋憾刷耻之為清閒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
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感往念來歡且贄曰凡此利
益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薦
冥福也予應曰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與微之
結後緣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
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
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薦李晏韋楚狀

朝議大夫前使持節海州諸軍事守海州刺
史上柱國李晏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
麥一例加估徵錢晏頻申奏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
事切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
除替削階在法誠合舉行於晏即爲獨屈况晏累爲
宰牧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停罷已涉
三年退居洛陽窮餓至甚身典三郡家無一金據此
清廉別堪優獎又建中初李正已與納連反汴河阻
絕轉輸不通晏先父洧即正已堂弟爲徐州刺史當
叛亂之時洧以一郡七城歸國効順棄一家百口任

賊誅夷開運路之咽喉斷兗渠之右臂遂使逆謀大
挫妖寇竟消從此徐州埽橋至今永爲內地如洧之
子實可念之臣以洧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
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廉吏忠臣聞之有所激
勸

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歛跡市朝息機名利况
家傳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山卧雲練氣絕粒滋
味不接於口塵埃不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
齊箕穎節類顏原搢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爲尹正合
具薦論雖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繫
維償蒙寘彼周行糜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助鷓鷯

之羽儀足以厚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茲亦盛事有
裨聖朝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滯前王之令猷貢士推
能長吏之本職其李晏韋楚並居府界不踐公門臣
實諳知輒敢論薦有涉塵躅無任兢惶謹具奏聞伏
聽勅旨

太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

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荅憶春草報白君
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
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
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為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
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

事具集
解中

去年冬夢得田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
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為東道主閣下為
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誅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
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
誠知老醜冗長為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
三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
矣詩敵之勅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荅彼此非一彼
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
得雋之句驚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
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
合前三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吳洛
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

首味...

合前...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八

...

...

...

...

...

...

...

...



